

## 第一章

巨石崖上，蔚藍的海水拍打著岸上堅硬的巨石，一名藍衣少年仰躺在巨石上，高高的蹺起二郎腿，口中叨著一根小草。

近看，少年大約十七、八歲，生了一副好相貌，瀟灑清俊、鼻梁高挺、嘴角含笑，全身彷彿罩了光圈般，好看得讓人難以移開目光。

突然，少年吐出嘴中的草根，一躍而起，右手一提，手中拉著一根近乎透明的銀線，銀線另一端勾起的活物順勢而起，落到他腳下。

「切……又是這些沒用的東西！」沒好氣的從魚鉤上取下碗口大小的螃蟹，丟到一邊，「唉，我什麼時候才能釣到鯤啊……」

他凌影飄堂堂玉面小神龍，居然得窩在海邊釣魚？他的偉大志向可是除妖降魔，主持武林正義啊！

都怪師妹不好，性子刁蠻不說，還得了什麼怪病，整日瘋瘋癲癲，好不容易請來神醫治病，居然說要一種叫鯤的魚做藥引。

師父於是說，要是他找不到鯤，就把師妹嫁給他，嚇得他二話不說，收拾行李便下了山。

他是頭一次聽說有鯤這種魚，四處重金求購無果，直到聽人說海邊曾出現過不知名的怪魚，這才跑來試試，但這幾日上勾的不是蝦蟹就是普通魚類，每每釣上來，他又不願殺生，立刻就放了回去。

「小夥子，你在幹麼呢？」

身後突然傳來一道蒼老的叫聲，他立刻轉過頭，入目的是一名六旬左右的老者，正拄著柺杖立在那。

他上下不停的打量有著花白鬍子的老者，滿臉的疑惑。

他素來以一身好功夫為傲，這老者居然能一聲不響的出現在自己身後，實在是太詭異了。

「你是什麼人？不聲不響的站在我身後幹什麼？」他攬著腰質問。

「老夫是住在附近的農戶，這幾日看你在此釣魚，釣上來卻又放回去，不知為何？」老者用柺杖指了指剛被他拋到地上的螃蟹，語氣平緩地回答。

「唉，一言難盡……」見老者慈眉善目，不像壞人，凌影飄便將經過說了一遍。

「老夫就說，怎麼這幾天家裡亂成一團，原來是你在……」老者暗自低語。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沒什麼、沒什麼，原來你是要釣鯤啊！」摸了摸鬍鬚，老者神祕一笑。

「老丈，你知道哪裡有鯤？」兩眼一亮，凌影飄抓住他的肩膀搖個不停。

「老夫也不敢肯定，不過聽人說在不遠的錢塘江裡見過鯤，你可以過去一試。」柺杖抬了起來，指向了正南方。

「多謝老丈，在下先走一步了。」雙手一拱，凌影飄馬上彎腰收拾釣線，準備去碰碰運氣。

「小夥子，老夫這裡有一捆金絲漁線，或許對你有幫助。」老者說著從懷中取出一捆金線遞到了他的面前。

「這……這不太好吧，無功不受祿。」凌影飄搖了搖頭，把金絲漁線推了回去。但老者卻直接把金線塞到他懷中，「拿著吧，你不想釣到鯤嗎？」

「……那好吧，我釣到鯤後，就把它還給您！」遲疑了一下，他還是把漁線收入懷中。

畢竟，他非常非常不想娶師妹，還是早日找到鯤的好。

幸好錢塘江離此地不遠，用輕功奔走，半日工夫便到了。

望著平緩的江面，凌影飄從懷中取出金絲漁線，將另一端拋入江中。

江水原本風平浪靜，漁線入水驚起一絲波瀾，他找了處靜僻的地方坐了下去，眼睛眨也不眨的盯著江面。

「龍君大人，不要嘛……」身披輕薄紅紗的妖豔女子輕笑，欲語還羞。

「本君的酒，妳也敢不喝？」俊美的黑衣男子擁著懷中女子，邪肆一笑。

他頭束玉冠，五官俊美如刀削，劍眉入鬢、星目幽深，整個人融和了粗獷與俊雅，看起來有幾分妖魅、幾分威嚴霸道。

此男子正是錢塘龍君敖烈，素來風流成性，連他爹東海龍王都拿他沒有辦法。

「龍君大人，奴家喝就是了。」接過酒杯輕啟紅唇，女子眼中全是敖烈俊逸的面容。

「好、好，蛟女多情確實不假，本君今日很高興！」在女子的臉上狠狠的親了一口，敖烈放肆大笑。

「龍君大人，時辰也不早了，我們早些歇著，可好？」

「本君正有此意，美人，本君會好好疼愛妳的！」敖烈邊吻著美人的香唇，大手也沒閒下來，在輕薄紗衣裡遊走。

「嗯……龍君大人真壞！」拋了個媚眼，蛟女主動迎了上來。

「哈哈，妳不就是喜歡本君的壞嗎？」

敖烈已經脫去一身黑色錦衣，露出精壯的胸膛，下身的巨物正傲然挺立，惹得蛟女又是一陣驚呼。

「龍君真是好體魄！」

「來吧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我的美人！」

突然，龍宮的頂部飛來一道金光，直撲敖烈身後，意識到有物襲來，敖烈立刻起身一躍閃開，才看清原來是一條金色的漁線。

「什麼人敢在本君的龍宮裡鬧事！」他立時怒氣騰騰，滿臉殺氣。

但這根金線卻彷彿有靈性似的，始終繞著他轉，敖烈口中唸唸有詞，試圖把金線收過來，卻幾次都被躲了過去。

「這是父王的寶貝……」覺得金線有些眼熟，他仔細一看，終於認出是自家寶物。就在他一恍神的剎那，金絲迅速纏了上來，從手臂直接纏到他的腰上，把他捆了個嚴嚴實實。

「父王搞什麼鬼？本君犯了什麼錯，居然用捆龍索來綁我！」敖烈低咒一聲，反抗了幾下。

但這可是祖傳的捆龍索，只要被捆住，所有的抵抗全是徒勞。  
他不過是風流了些，父王居然拿它來教訓自己  
還來不及說些什麼，金線便慢慢收緊，把他往上拉去……

坐在岸邊等魚上勾的凌影飄，感覺到手中的漁線突然晃動起來，似乎釣到了什麼重物，趕緊站穩馬步，用盡所有力氣收線。

平靜的江面開始劇烈翻騰，金絲漁線一點一點的往上拉。

「嘩啦！」巨大的水聲過後，被江水淋得全身濕透的凌影飄站在原地，徹底傻了，連手中的金線掉在地上也沒發覺。

因為在他眼前，一個俊美的男人被捆成粽子一般，就這麼被拋到地上，一身精實的肌肉被捆龍索勒得緊實，黑亮的長髮濕淋淋的披散在身後，俊逸不凡的臉龐漲得通紅。

「你……你是什麼人？」看著眼前一絲不掛的裸男，他張大了嘴，目瞪口呆。  
他明明是在釣鯤，怎麼釣了個人上來？還是個赤裸裸的俊美男子！

「你好大的膽子，一介凡人居然盜取捆龍索！」見捆龍索沒有方才那麼緊，敖烈顧不得赤身露體，飛快的從鬆開的金線中掙脫出來。

脫困的第一件事，便是施展法術，召來一套紫色長衫穿上身。

「捆龍索？那是什麼東西？」

「哼！大膽毛賊，還不快束手就擒！」居然敢盜取捆龍索，把他一江之君從水中拖出來，就得承受他的滔天怒氣！

雖然仙界有令，不得與凡人結仇，但眼下這仇是結定了！

「慢著，什麼龍君，什麼捆龍索，你不是得了失心瘋吧？」指了指自己的腦袋，凌影飄聳了聳肩。

以為是在唱戲啊，這男人若是龍君，他還是玉皇大帝呢！

「你……居然敢辱罵本龍君，罪加一等！」敖烈差點沒氣死，俊美的五官扭曲成一團，一雙墨色龍目布滿血絲，龍君的氣度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他從來沒有如此憤怒過，就算是當初最喜歡的女人被搶走，也不曾這般暴跳如雷。

「你說的這個什麼捆龍索，不過是普通的金絲漁線罷了，是位老丈送我的，至於你……不會是出來遊玩、掉入河中的風流公子吧？如今我救了你，不感謝我就算了，還來個惡人先告狀！」凌影飄邊說邊打量著眼前人，見他氣度不凡，樣貌俊美，不似瘋癲之人的模樣，怎麼會說出這般鬼話？

「放肆！本君乃鎮守此地的錢塘龍君，明明是你破壞了本君的好事，還在這裡大放厥詞」想到自己居然在蛟女面前出了大醜，敖烈就恨得牙癢癢。

「你定是喝多了這錢塘江的水，便以為自己是龍君了，還是早點回去請個大夫瞧瞧吧。」眼看天色不早，也懶得跟他多說，凌影飄收起金線便要走人。

「想走？今天本君不好好教訓你，就不姓敖！」怒火中燒的敖烈直接撲了過去，也不管這人是不是凡人之身，抓著他的手臂便往江中跳。

「喂，你想自殺也別拉著我啊，我還有大好的人生……」凌影飄也火了，暗自運

氣想抽回手，卻沒想到對方的手如鐵鉗一般，怎麼也拉不動，就這麼被拖入了水中。

「閉上你的嘴，本君的好心情全都被你破壞掉了！」敖烈鐵青著臉，恨不得掐死他。

「你……」兩手被抓住，凌影飄只能任他把自己往水裡帶，就在他以為自己快要淹死的時候，眼前卻豁然開朗，連呼吸也順暢了許多。

抬頭一看，兩根巨大的石柱屹立在水下，「水晶宮」三個大字赫然在上，閃耀得讓他差點睜不開眼。

「這不是在作夢吧……」眨了眨眼，他倒抽了一口冷氣。

這不會就是傳說中的……龍宮

「來人啊，把他關進地牢，好好看管！」敖烈陰沉著俊臉，惡狠狠的瞪他。

蝦兵蟹將紛紛從暗處湧了出來，低頭上前，直接把人帶走，全都不敢看狂怒中的龍君大人。

回到宮裡，換了身燙金紫袍，恢復龍君風度的敖烈漸漸冷靜下來。

他坐在龍椅上，把玩著手中的捆龍索，眉頭皺成了川字。

這捆龍索可不是普通的仙家寶貝，但凡龍族被捆中，一點招數也無法施展，若是落入他們的天敵手中，後果不堪設想！

那人不過是一介凡夫俗子，怎能輕易偷到仙物？

偷到也就算了，居然還拿到他的錢塘江來試，膽子未免也太大了些！

左思右想之後，他決定親自去地牢裡盤問。

誰知剛到門口，原本戒備森嚴的地牢居然無人看守，鎮守此地的蝦兵蟹將全都不知所蹤。

敖烈當下怒火中燒。這群沒用的東西不會讓人給跑了吧他兩眼赤紅，一腳踢開地牢大門，才知道自己冤枉了守衛，那個人類仍好端端的坐在牢中。

「來人啊，來人啊，放我出去！」

正準備走過去，突然天搖地動，慘烈的叫聲猶如魔音穿腦般響起，驚得他趕緊把耳朵捂上。

「太好了，你來了就好，快叫他們把我放出去！」見他進來，凌影飄興奮的抓住柵欄，叫得更大聲了。

這牢門也不知道是什麼做的，居然劈不斷，情急之下，他只得用起獅子吼。

「你、給、本、君、閉、嘴！」指著他的臉，敖烈氣得俊臉發白，仍有些頭昏目眩，若不是他功力深厚，大概也會跟守衛一樣，跑到別的地方去躲著了。

這凡人確實有些本事，倒是他小看此人了。

「你先放我出去，我就閉嘴！」

想當初在山上，他這一招獅子吼可是嚇跑了不少猛獸，就不信這招在龍宮裡行不通！

那些蝦兵蟹將一開始還捂著耳朵抵抗，但堅持不到盞茶工夫就全都落荒而逃了，

這讓他得意不已。

「本君本來想找你好好問話，你居然不識抬舉，那你永遠都別想出去了。」敖烈一甩衣袖，冷冷的橫他一眼，作勢要走。

他本就很少與凡人打交道，沒想到這次居然遇上如此怪異之人，多少讓他有些招架不住。

「行、行，有什麼話你問，別走就是了！」凌影飄聞言哪裡還叫得下去，趕緊收起嗓門。

在別人的地盤上，他還真不想惹怒龍君，畢竟是自己犯了錯，把他硬生生從江中拖了出來……

看他那副狼狽的模樣，自己定是壞了他的好事，生氣也是應該的。

方才沒有仔細看，現在湊近一看，這錢塘龍君氣勢不凡，模樣著實俊美，他向來都以相貌為傲，如今看來，卻和龍君差距甚遠。

「本君問你，你姓什名誰？」

「我叫凌影飄，江湖人稱玉面小神龍，樣貌俊秀，品性純良，從小就跟師父住在山上，我還有一個師妹，師父外號……」

「停，本君才不管你師父師妹是什麼人，你直說這捆龍索從何得來即可！」敖烈不耐的揮手，制止他往下說。

「剛才不是說了？我前幾日在海邊釣魚，那金絲漁線正是一位老丈送給我的。」摸了摸腦袋，凌影飄扁扁嘴。

「老丈長得何種模樣？」

他毫不遲疑的將老丈的相貌形容仔細，至於鯤的事，經過這起烏龍事件，他決定不說了。

那老丈肯定是要陷害自己，要是告訴了眼前這位龍君，搞不好他會利用鯤想辦法報復自己！

「誰能證實你說的是真的？」敖烈的臉色已經沒有方才那麼冷峻，稍微和緩了些。

「當時在海邊，沒有人能證實……我說的都是事實，騙你幹什麼」見對方沒有放人的跡象，凌影飄不由得急了。

他還要去找鯤，可不想在這裡被困住。

「好吧，本君暫且相信你，但還需要查證，你就在地牢裡先待些日子。」

「喂，你不是說要放了我嗎」

「本君何時說要放你了？」狡猾一笑，敖烈的心情好了許多，俊逸的臉龐神采飛揚。這凡人真好騙，十足的傻子一個！

凌影飄呆住了，被他的笑容迷得暈頭轉向，正要罵出口的話全都吞回了肚子裡。原來，世上還真有如此俊美如仙的人……

他心兒一陣亂跳，臉上燥熱一片，楞楞的望著敖烈，差點流出口水來。

「看夠了？本君還入得了你的眼吧？」見他一臉痴呆模樣，敖烈挑眉大笑。

「我……」意識到自己失態，凌影飄登時羞紅了臉，趕緊收回目光。

敖烈又看了他一眼，沒有說話，摸了摸懷中的捆龍索，才推門離開地牢，一路上

心中不停嘀咕。若照凌影飄所說，那個老丈很可能就是自己的父王，但父王把捆龍索送他幹什麼？

他記得父王在很多年前曾說過，捆龍索是要送給他未來娘子的信物，眼下居然交給了一個凡人……

一切的一切，都亂成一團了，他決定明日先去找父王問個清楚，再做定奪！

翌日，天還未亮，敖烈便匆匆起程，但令人失望的是，他並沒有見到父王。

「你說父王去參加王母娘娘的蟠桃會了？」一把抓起蝦兵，他的頭上快冒出火來。什麼時候去不好，偏偏這個時候去！

「是……是的……」蝦兵顫抖著身子回答。

「那父王說過何時回來嗎？」

「沒……沒有……」

「真是的，又是一件麻煩事！」丟下蝦兵，敖烈只好回到自己的錢塘龍宮，卻為捆龍索的事煩躁不堪。

沒有王母娘娘的邀請，任何仙人都不得私入蟠桃會，就算他是錢塘龍君也不行，看來只有等父王回來了。

回了龍宮後，他考慮許久，還是把凌影飄放了出來。

「終於肯放我出來了，事情查清楚了吧？」活動了下手腕，凌影飄大刺刺的坐到敖烈旁邊，端起茶水便往嘴裡灌。

「沒有。」

「沒有？」狐疑的放下茶杯，他望著眼前人。

沒有也把他放出來，難道是善心大發？

「老實跟你說吧，那日送你捆龍索的老丈，很可能是我父王東海龍王，這幾日他去赴王母娘娘的宴會了，本君是相信你不會私盜捆龍索才放你出來，不過你必須在龍宮裡待到我父王回來，把事情弄清楚為止。」

這凌影飄只是一個凡人，也不會鬧出什麼事，要是把他關著，恐怕地牢的守衛又會不得安寧。

「那你父王什麼時候回來？」凌影飄眨了眨眼。俗話說，天上一日，地下一年，要是龍王大人赴宴十天半個月，回來他都成半百老頭了……

「本君也不知道，總之你老實在這裡待著就行了。」

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」他的鯤還沒找到啊！

「可是什麼？難道你還怕本龍君會虐待你不成？」不悅的挑起眉，敖烈的臉色有些難看。

都已經沒把他關在地牢了，居然還挑三揀四，真是不識抬舉！

「不是那個意思……」現在他開始後悔沒有說出鯤的事了。

「好了，你別說了。」不耐的一揮大手，敖烈抵起了嘴。

正當兩人之間氣氛有些緊張時，蛟女突然從門外翩翩而入，一身輕紗遮不住曼妙的身材，柔情似水的大眼彷彿會說話一般，深情的望著敖烈。

「龍君大人……」

「美人，妳怎麼來了？」敖烈立刻收起冷臉，輕佻的拉住她的玉手，笑得風流倜儻。

「龍君大人，您今兒個怎麼沒來找奴家？」

「本君今日公務繁忙，怠慢了美人，美人可不要生氣。」眼角抽了一下，敖烈故作無事，順勢摟過蛟女的腰，在她臉上親了親。

想起昨日在蛟女面前出了醜，他哪有顏面去找她？想到此，他忍不住又瞪了始作俑者一眼。

「不會，奴家怎麼會為這點小事生氣？只要龍君心中有奴家就行了。」蛟女笑得柔媚萬分，直接坐到敖烈的大腿上。

一旁的凌影飄看得目瞪口呆，即使俊男美女實在賞心悅目，他卻莫名的有股衝動，想去把蛟女從敖烈的懷中拉起來！

當他意識到自己的想法時，不由得在心中大笑自己荒唐，隨即便把這念頭拋到腦後去了。

「喲，奴家眼拙，這裡還有位公子，不知是哪位貴客？」

「貴客談不上，他不過是個凡人，暫時住在龍宮幾天罷了。」敖烈雙眼從頭到尾都沒有正眼看過凌影飄，大手始終在蛟女身上游移。

他的態度讓凌影飄心中火起，莫名的煩躁盤踞心頭，卻找不到出口。

「是啊，我就是個凡人，不打擾二位雅興，先告退了。」沒給蛟女好臉色看，他一甩衣袖，走人了。

「這位公子是怎麼了？奴家沒有惹他吧？」

「不用管他。」

「龍君大人，我們……」

「妳先下去吧，今日本君有些乏了。」敖烈見了凌影飄的冷臉，不知怎的突地興致全無，他撫了撫額角想，大概是那人帶來的煩心事太多，才會沒有心思抱美人吧，只盼父王早日回來，解決這個大麻煩。

「那奴家不打擾龍君休息了。」蛟女識趣的離開了。

## 第二章

敖烈剛躺下小睡了一會，立刻被驚醒，只覺四周天搖地動，整個龍宮都在顫抖，他立刻坐了起來，「來人啊，發生何事？」

「報……龍君大人，有人在攀爬定海神針……」

「什麼？何人敢如此大膽？」敖烈聞言震怒，一擊床榻，整張石床立刻四分五裂，嚇得跪在地上的蝦兵整個身體都趴到地上。

「是……凌影飄……」

「蠢才，你們怎麼不阻止他？」

好你個凌影飄，本君好心放你出來，你竟給我惹出這等禍事！

「屬下們本來想阻止的，但是他那吼聲太……神針上有結界，屬下們沒想到他居然能夠破了結界……」蝦兵仍心有餘悸，忍不住抖了一下。

「凌影飄，豈有此理，看本君不好好收拾你！」敖烈哪裡還坐得住，一腳踢開蝦兵就往外衝。

這定海神針可是鎮守錢塘江的仙物，若是出了意外，後果不堪設想……

一來到店海神針前，果然見到凌影飄正在一點一點往上爬，而定海神針的結界早已消失不見。

「你在幹什麼？還不快給本君下來！」怒吼一聲，敖烈的臉色鐵青，飛身上前就把他拉了下來。

凌影飄猝不及防，差點摔了個四腳朝天。

剛站穩的他氣呼呼的，理直氣壯的扭著腰，腮幫子鼓得老高，「你不放我走，我自己會走！」

原本他還想留下來等老龍王，可剛才敖烈那態度，明擺著沒把他當客人，既然如此，他還不如早些離開去尋找鯤。

氣頭上的他四下亂闖，蝦兵蟹將們見識過他的獅子吼，遠遠見到他，全都躲了起來，他想找地方休息的時候，卻發現自己迷了路。

四下找不到人問路，卻看到一根巨大的鐵柱子聳立在眼前，直入雲天，他心頭不由一喜，當即運起輕功往上爬，希望藉這鐵柱離開龍宮，哪知一靠近，鐵柱便將他彈了回來。

氣憤不已的他對著鐵柱一陣猛打，沒想到打著打著，鐵柱居然不再彈他，他便抱著柱子往上爬，哪知剛爬了一半又被拉了回來！

「你這個笨蛋，定海神針是你亂動的嗎？你知不知道……」

話音未落，龍宮頂上的江水立刻發生巨大變化，形成無數個小漩渦，天地變色，整個龍宮都在顫抖，原本隔離在半空上的江水開始往下落。

「該死！」低咒一聲，敖烈飛身到半空中，施展法力試圖控制江水下落的趨勢。

「下雨了？」站在下方的凌影飄摸了摸身上，衣服濕了不少。

他哪裡知道，定海神針是鎮守錢塘江的仙物，他這隨意一動，便破壞了江中的結界，導致了一場不可收拾的局面——

突然，從小漩渦中飛出一隻巨大怪鳥，嘴如鷹喙，通身金色，身後兩翅鮮紅，向外展開，低鳴著朝下衝來。

「金……金翅鳥！」凌影飄目瞪口呆。

這可是傳說中的神鳥，以前他曾在古老的書冊中看到過……沒想到兩日之內，他不僅見到了龍君，還遇到了金翅鳥！

敖烈的臉色更是比鍋底還黑，金翅鳥素來是他們龍族的天敵，定海神針上的結界定是他破壞掉的，看來眼下要有一番苦戰了。

哪知金翅鳥並沒有多作停留，只是嘴一張，定海神針立刻縮成繡花針狀，飛進他嘴裡。

「敢盜我龍族仙物，找死！」眼見定海神針被盜走，敖烈哪還管什麼天敵不天敵，當即一掌拍了過去。

金翅鳥閃身躲過，立刻拍打翅膀飛入漩渦，轉眼便消失了。



敖烈氣得咬牙切齒，卻不敢收回頂著漩渦的手，可水依然往下落，很快，地上便積滿了水。

「我……我是不是做錯了？」意識到此事好像跟自己有關，凌影飄遲鈍的問。敖烈沒有理他，不停催動法力，眼見漩渦慢慢消失，方才落到地面，但整個身子已經濕透了，一雙銳目寒光四射。

「呃……你還好吧？」捂著嘴巴，凌影飄期期艾艾，不敢上前。

「看你幹的好事！」敖烈氣得全身發抖，一把拉過他，指著四周。輝煌的龍宮早已不復見，地上積了半人高的江水，所有花草樹木全都被江水浸濕，沒有一處是乾的……

「我……我不是故意的……」黯然的低下頭，他知道自己可是造成這一切的罪魁禍首。

「你一句不是故意的就能解決了嗎？你知不知道沒了定海神針，錢塘江會如何？」

「會如何？」他茫然的問道。

敖烈沒有正面回答，直接拎起他，穿過江水，落到江邊，毫不客氣的把他拋在地上。

「你看看你幹的好事吧！」

凌影飄登時呆住了，眼前江水暴漲數尺，江邊的樹木漁村全被淹沒，所有居住在江邊的漁民們全都遠遠的站在岸旁，望江興嘆。

「本君告訴你，若是七日內拿不回定海神針，本君的龍宮沒了不說，整個錢塘江水還會把四周淹沒！」

「啊……對不起，我錯了……」愧疚的低下頭，他恨不得找個地洞鑽進去。

「你要本君怎麼辦？直接抓你上天庭見玉帝？」冷哼一聲，敖烈背過身，不去看他。

「不，不……龍君大人，你帶我去找金翅鳥吧，我一定會把定海神針奪回來！」握緊拳頭，凌影飄抬起頭來，堅定的走到他面前。

錯誤是他犯下的，他就必須承擔後果，而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找回定海神針！但是金翅鳥把神針盜了去，他又不知道金翅鳥的下落，如何去找？多半還是得求眼前這位高傲的龍君大人，想來他也不希望他的龍宮被毀吧。

「就憑你？肉身凡胎，你能打得過金翅鳥？」扯了扯嘴角，敖烈皮笑肉不笑。連他都沒有十足把握能打敗金翅鳥，就憑這個凡人，能取回定海神針

「不是還有龍君大人你在嗎？你會幫我的，是吧？」他趕緊陪笑臉。

他可不想上天庭，玉皇大帝要是知道他犯了大錯，肯定直接把他打入十八層地獄去。

「金翅鳥可是我們龍族的天敵，你難道是想本君去送死」挑了挑眉，敖烈的心情現在反倒好了起來。

其實，他方才已經想到了個對策，定海神針除了鎮海以外只有一個用處，那金翅鳥盜了神針定不會帶在身上，眼下他只需要有人幫他引開金翅鳥，他去取回神針

即可。

「誤會，誤會，我的意思是請龍君大人帶個路，我再想個辦法，把定海神針偷回來。」

原來金翅鳥是龍族的天敵，難怪敖烈方才沒能阻止金翅鳥的盜寶行為。

「那好吧，要是你命喪金翅鳥之口，本君可不曾為你收屍。」敖烈冷冷一笑。金翅鳥一出現，他就知道整件事情是對方在搞鬼，否則憑凌影飄一介凡人，怎可能破得了定海神針上的結界？可雖然不能完全怪這人，但他起碼也得負起一半的責任，誰要他沒事去碰定海神針，才讓金翅鳥有機可乘。

既然他願意當餌，何不成全這個喜歡惹是生非的傻瓜

一人一龍就這麼上路了，敖烈會飛，可苦了不會飛的凌影飄，剛開始他還能用輕功跟在敖烈下方，可久而久之便顯得吃力了。

「龍君，能不能慢一點？」靠在樹上氣喘吁吁，他整個人都快虛脫了。

「你不想去就直說，不要找藉口！」

「不，不是的，等我喘口氣就走。」胡亂的擦了擦額頭上的汗水，此刻的他狼狽極了，哪裡還有一點江湖少俠的味道，髮絲散亂、蓬頭垢面，跟沿街乞討的乞丐沒有區別。

見他這般模樣，敖烈不禁一笑，也沒有最初那麼生氣了。

「休息好了吧？還不起來趕路！」一甩衣袖，他又徑直飛走了。

「龍君，等等我。」凌影飄趕緊站了起來。

走了一天一夜，敖烈才停了下來，凌影飄已經累得不成人形，倒在地上便呼呼大睡。

敖烈俊眸一眯，沒好氣的走過來，打算把他弄醒。

「喂，你給本君起來！」

睡得迷迷糊糊間，凌影飄聽見了叫喚的聲音，但他累得不想理會，便翻了個身，繼續他的春秋大夢。

突然，頭皮一麻，嚇得他趕緊睜開眼，才發現敖烈在扯他的頭髮。

「你……」

「你什麼？睡得像隻豬一樣，昨天是誰誇口要奪回定海神針？」叫了許久都沒用，他乾脆直接拉他的頭髮，這招還真有效。

「我……我只是太累了，休息了一下而已。」低喃了一句，凌影飄沒有反駁。他確實是太累了，沒日沒夜的趕路，滴水不進，所以倒下便睡著了。

「你再睡下去，金翅鳥就要出來覓食了，莫不是你想做他的食物？」見他這副無精打采的模樣，敖烈忍不住嚇他一下。

「不，不想……」小腿抖了一下，他只能咬牙站了起來。

他可不想還沒吃到晚飯，就成了金翅鳥的盤中餐……

突然，遠處傳來一聲清脆的叫聲，凌影飄頓時打了個冷顫，徹底清醒過來。

「這……這是金翅鳥的叫聲？」叫聲好淒慘。

「不錯，的確是金翅鳥的叫聲！」警惕的望著上空，敖烈沒有再御風而行。

「龍君，金翅鳥不吃人吧？」打了個哆嗦，感覺四周寒氣逼人，凌影飄瞪大雙眼，掃視著四周。

「如果本君告訴你金翅鳥吃人的話，你是不是拔腿就跑了？」眯起眼眸，他上下打量著凌影飄。

如果他敢說是，他一定把他切成好幾塊，丟去餵金翅鳥！

「不，不，沒找到定海神針，我是不會走的！」挺起腰，握緊拳頭，凌影飄的臉瞬間亮了起來，不過心還是有點虛。

「這話可是你說的。」敖烈沒再理他，自顧自的往前走去。

當天空中再度響起金翅鳥的叫聲，敖烈大手一抬，阻止凌影飄往前走。

「你站在這裡別動，本君去前面查探一番。」

早就被這叫聲弄得心神不寧，凌影飄忙不迭點頭，找了棵粗壯的大樹，躍了上去。只見敖烈一個轉身，化身成一團黑霧，朝前方移去。

凌影飄站得高、看得遠，兩眼眨也不眨的盯著敖烈，生怕一個閃神就失去他的蹤影。

這可是金翅鳥的地盤，若是沒有敖烈帶路，恐怕他也離不開此地。

但他專心看著前方，卻忽略了身後一道黑影迅速撲來。

「啊！」凌影飄大叫一聲，發現自己凌空而起，抬頭望去，一隻巨大的金翅鳥正在上方，堅硬的鳥爪把他抓得牢牢的，怎麼也掙扎不開，他想張口呼救，眼前卻已失去了敖烈的蹤影。

不知飛了多久，他頭昏眼花，想吐的感覺不時湧上喉頭，接著眼前突然一黑，臀上一陣巨痛。他齙牙咧嘴的捂著屁股，惡狠狠的瞪著天空中那隻一身金黃的巨型大鳥。

金翅鳥落地後，由鳥身漸漸化為人形，變成一位三旬左右的青年男子。

金色的頭髮、金色的眼眸、金色的眉毛，連身上所著的外衫也是金色的，耀眼得讓人幾乎睜不開眼。

「你……你抓我來做什麼？」見對方相貌清俊，沒有要吃他的模樣，凌影飄大著膽子問了一句。

這時，他才發現身旁有一處不大的木屋，金翅鳥正好站在門前。

「你跟那條龍是來找定海神針的吧？」金翅鳥低下眼眸，神情有些憂傷。

「你就是偷走定海神針的那隻鳥？」難怪眼熟得很，原來就是他啊！

「你們膽子倒不小，你可知金翅鳥素來以什麼為食？」銳利的金眸一凜。

「不……不會是人吧？」打了個哆嗦，凌影飄緩緩向後退去。

難道真如敖烈所言，金翅鳥是吃人的？

「我們不吃人，只吃龍。」金翅鳥搖了搖頭。

「啊……那你為什麼抓我，不抓錢塘龍君啊？」望著金翅鳥，他有種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的感覺。

「我可沒有心思去抓龍，抓你是因為有事要請你幫忙。」

「請我幫忙？我能幫你什麼？」他又不像敖烈有一身法力，連飛天都不行，更別說有能力去幫金翅鳥了。

「很簡單的一件事，只要你答應，事後我便將定海神針還回去，如何？」金翅鳥的語氣有些急切。

「這樣啊……好，那我答應你，不過你說話得算話！」想了一會兒，他還是答應了。

人都被抓來了，他哪能拒絕？雖然金翅鳥說不吃人，但難保什麼時候胃口大開拿他當宵夜，還是先保住小命的好。

金翅鳥點頭，推開木屋的大門，一股奇異的清香撲面而來，凌影飄好奇的把頭往裡探，隱約看到一人躺在床上。

「昆，今天好點了嗎？」金翅鳥上前，溫柔的握住床上人的手，一臉深情。

「咳……咳咳……」

湊近一看，凌影飄倒抽了一口冷氣。床上躺著的人臉色蠟黃，瘦得只剩下皮包骨，是一位十來歲的少年。

「他是怎麼了？」他主動上前詢問，不禁同情起少年來。

「都怪我不好，不該讓他私吞龍珠，導致他被龍珠反噬……」金翅鳥一臉的懊悔。

「你為什麼要讓他吞龍珠呢？」他不明就裡，繼續追問下去。

「我們金翅鳥一族和龍族一般，壽命少說也有幾千年，可是昆不一樣……你也看到了，他雖然是男子，卻是我認定的終身伴侶，為了給他延長壽元，我便奪了一條龍的龍珠給他吞下，沒想到事情會變成這樣……」

「原來如此，那我能為他做什麼呢？」感動於金翅鳥的深情，凌影飄決定無論如何也要幫助他。

雖然，金翅鳥和他的情人同為男子，但他一點也不歧視他們，甚至被金翅鳥的舉動所感動。

「很簡單，定海神針的另一個用處就是保護肉身不死，我用法力將昆體內的龍珠逼出來，你將龍珠吸入體內……」

「什麼？你要我吞龍珠，想要我小命啊」一聽說是這事，他頭馬上搖得飛快，恨不得拔腿就跑。

他可不想像眼前的少年這般躺在床上，要死不活的。

「這可是難得的奇遇，你可知道，凡人吞了龍珠不僅可以增長數年壽命，有機會還能修道成仙，若不是昆的體質特殊，承受不住龍珠的靈氣，我才捨不得將龍珠給你！」

金翅鳥原以為奪了定海神針就能治好昆，沒想到龍珠怎麼也不肯離開昆，正在發愁，正好看到這個凡人傻乎乎的站在樹上，便想到用他來引龍珠的法子。

「是這樣的嗎？」凌影飄滿頭霧水，總覺得有些不可思議，不相信居然有這種天上掉下禮物的好事。

而且，床上的少年明明就和他一樣，怎麼就承受不住龍珠的靈氣？

可雖然他不指望什麼修道成仙，倒是對增長壽元頗為心動，因為多幾年的壽命，

他便可以繼續闖蕩江湖，為民除害！

「我堂堂金翅神鳥還會騙你不成我們金翅鳥跟龍族是世仇，我不想將龍珠還給他們，要不然你以為這好事還能輪到你？」見他猶豫不決，金翅鳥也不耐煩了，看他的眼神異常的冰冷。

「你能保證我吞了龍珠不會跟他一樣？」他指了指金翅鳥懷中骨瘦如柴的人。

「保證不會，你要不相信，我可以對天發誓！」為了救情人，金翅鳥咬牙舉起三根指頭。

凌影飄兩眼轉了轉，思考起來。

他要是吞了龍珠，不僅可以救回少年，還能拿回定海神針，是一舉兩得的事，反正到時候定海神針還給敖烈，要是感到不適的話，再請他將龍珠取出來就是了。

「那好吧，我們現在就開始。」

見他答應，金翅鳥立刻抱起昆，吐出口中的定海神針，兩人迅速陷入一片金色光團中，凌影飄趕緊閉了雙眼。

「快開口。」

突地聽見一聲暴喝，他下意識的張開了口。

一股冰涼的感覺自口而入，凌影飄來不及細想，腹中便感到一片冰涼，渾身有股說不出的舒爽感覺。

他能清楚的感覺到龍珠在體內運轉，現下他已感受不到一絲疲憊，整個人神采奕奕，看來金翅鳥真的沒有騙他。

「這是定海神針，你拿好，恕不遠送。」

又一句話聲傳來，凌影飄連開口道謝的機會都沒有，就感到腦子一昏，眼前景物飛快的變化，待四周都安靜下來，才發現自己又回到了樹上，右手掌心中卻多了一根繡花針，正是縮小後的定海神針。

「凌影飄，你跑到哪去了？」敖烈表情陰森的站在樹下，怒氣沖沖的瞪著他。

他不過去查探了一下，轉身就不見他的身影，害他找了許久，就在他以為他被金翅鳥抓走的時候，卻又看到他好端端的坐在樹上。

「我啊，取定海神針去了，給你，收好。」凌影飄笑逐顏開，從樹上輕鬆躍下，笑咪咪的將定海神針還給他。

「這東西你是怎麼拿回來的？」望著他手中的定海神針，敖烈並沒有急著去拿。

「當然是我想的辦法嘍，別說了，東西拿回來就好了！」他決定不將自己吞了龍珠的事告訴敖烈，龍珠真是個大寶貝，他到現在全身都有股說不出來的舒暢感，飄飄欲仙。

「你不會有什麼事瞞著本君吧？」眯起墨眸，敖烈不客氣的審視著他。

「沒有，我還能有什麼事？走吧，定海神針都找回來了，還待在這裡幹麼？」直接將定海神針塞到敖烈的手中，凌影飄裝作沒事一般，走在前面。

「哼，你不說本君也不強求，日後你想說，本君也不想聽了。」

「嘿嘿……」打了個哈哈，大笑兩聲，凌影飄大步走在前面。

敖烈這次沒有飛身而行，反倒是緊緊跟在他身後，滿臉若有所思。

沒走幾步，他便皺起了眉頭，看著凌影飄的眼神也怪異不少，「你站住，你身上怎麼有我們龍族的氣味？」

「哪……哪有……」他匆忙回頭。

天啊！這龍君不會發現了什麼吧

「不對，明明就有，本君絕不會聞錯！」敖烈一把抓起他的衣領，低頭在他頸邊嗅了嗅。

「你屬狗的啊，怎麼這樣，還不是跟著你久了，身上才沾了你的龍氣。」被這樣抓住，不知為何，腦海中突然浮現出金翅鳥抱著昆的畫面，他的臉頰紅了半邊，立刻推了敖烈一把。

「……或許是這樣吧。」不悅的放開他，敖烈濃眉緊緊蹙成一團。

但他心中始終對凌影飄身上的氣味抱著懷疑的態度，時不時的抓過他聞兩下，弄得本來心裡就有鬼的凌影飄更是又驚嚇又面紅耳赤，索性離他遠遠的。

Crescent